

雙流文史資料選編

紀念雙流解放四十周年

(七)



卷首寄语

任全保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40年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西进，聚歼了麋集川西一隅的国民党在大陆上的残余武装力量，解放了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同祖国各地一样，双流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种军阀混战、封建剥削、人民被邪恶和贫穷压得喘不过气，在死亡线上拼命挣扎的日子，从此一去不复返了。长期以来流传民间的“金温江，银郫县，叫化子出在双流县”的境况，已为如今繁荣昌盛的景象和人民幸福的生活所代替。至于解放前的双流和华阳县，以及仁寿借田地区，那种疮痍满目灾荒频仍，匪盗遍地，民不聊生的苦难情景，千万生长在红旗下的青年后代知之甚少，当年流血牺牲的烈士在苍松翠柏的墓园里，长眠地下，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幸存者，早又两鬓如霜。时光如流水，革命胜利来之不易的观念，逐渐在一些人的思想上淡漠。今年，又是一个不平常的一年。全国人民又经历了一场风波，感谢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再次提醒：中国革命经过了几十年的艰苦奋斗，牺牲了两千多万人，才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胜利来之不易。是的，百年来，我们的祖国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践踏蹂躏，欺负宰割，无数革命先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历尽千辛万苦，前仆后继，才赢得了独

立和解放，新中国诞生后，党又领导全国人民为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艰苦奋斗。历史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中国人民用巨大的代价换来的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历史，千万不能忘记过去。

为了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40周年，纪念双流县（包括原华阳县和仁寿借田区）解放40周年，双流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征集了双流解放前后有关史料编辑出版《双流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并将前六辑中有关这方面的资料篇目索引附于刊后。为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独立自主、艰苦奋斗教育，奉献绵薄之力。希望它能起到乡土教材的作用。特别是希望我们广大的青少年同学们能从中汲取到一些有益的营养。

一九八九年十月

目 录

华阳县人民政权的诞生和巩固

——回忆军事接管和两次平息

- 反革命武装暴乱……………马维政 (1)
- 双流、华阳两县起义前后……………陈廷根整理 (19)
- 牧马山地下武工队……………樊光华整理 (25)
- 牛市口的日日夜夜……………刘全璽 (35)
- 我所知道的双流县起义……………侯健元 (44)
- 双流起义时民革的活动拾零……………樊安镜 (47)
- 双流驻军廿四军周桂山营起义经过……………瞿维祺 (53)
- 记在彭镇召开的庆祝双流解放大会……………周本纯 (66)
- 东山来了解放军……………冷有余 伍子彰 (68)
- 盛文部仓皇溃逃 中兴场大桥被炸……………曾光耀 (73)
- 解放军从苏码头抢渡府
- 河目击记……………杨存仁 杨成德 (76)
- 平息府河匪乱亲历记……………邹玉林 (80)
- 我在双流县土匪叛乱的日子里……………周本正 (87)
- 碧血染府河 英名留永安
- 缅怀为平叛牺牲的刘则先烈士……………江仕麟 (97)
- 为征粮工作献身的
- 小学教师——蔡美庠……………刘正康 (111)

苏世沛事略	李博文 (116)
减租退押农民庆翻身	伍子彰 (121)
解放初期双流农业生产发展情况	徐茂兰 (125)
彻底废除保甲制度	
——记华阳乡保人员训练班	贾成潜 (131)
禁绝烟毒 改造瘾民	
——记彭镇烟民学习班	王齐锐 (135)
双流华阳两县解放后接管学校	
集训教师情况	高怀义 (139)
华阳县行政区划十五年的	
变迁 (1950~1965)	秦世英 (144)
双流县1949—1951年大事记	李光猛 (152)

华阳县人民政权的诞生和巩固

——回忆军事接管华阳和两次平息反革命武装暴乱

马维政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大军数路入川，于12月末解放成都。我们随军南下，受命对华阳县进行军事接管。自1950年1月至1952年底，中共华阳县委在川西区党委、温江地委的领导下，开展了消灭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的斗争。进行了征粮、平叛，“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四大运动，完成了土地改革，建立了乡（镇）村人民政权。从此，华阳县（今合并入双流县）和祖国各地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结束了封建剥削、军阀混战，匪盗横行、民不聊生的苦难，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新的生活。

四十年转眼过去。面对今天繁荣昌盛的景象，回想当年难忘的峥嵘岁月，缅怀流血牺牲的先烈，思念并肩战斗的战友，心潮起伏，夜不成寐，爰作此文，以资纪念。

进军西南解放成都

1949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党中央、中央军委

进军大西南，解放全中国的战略部署，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追击、聚歼麇集大陆最后一隅的国民党胡宗南集团和其他残余部队。当时，第二野战军主力在刘伯承、邓小平同志领导下，从东南入川，进军神速，于11月30日解放了重庆。12月19日占领邛崃。20日解放大邑，截断了胡宗南部向康、滇撤退的退路，进逼成都；北线作战大军是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和7军19师，在贺龙、李井泉同志领导下，从北南下，于陕中、甘南之宝鸡、天水一线吸引扣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巴山之间，待南线大军截断敌军退路后，我军从秦岭分兵三路，紧揪胡部尾巴穷追猛打，形成钳击包围，将敌聚歼于成都平原。

我第一野战军十八兵团等部由陇陕沿川陕公路向川北、川西挺进，于2月7日占汉中后，兵分三路：一路由60军、7军的19师沿川陕路挺进，12月21日攻克绵阳，26日占领新都，进逼成都；一路由61军从汉中经南江、巴中、南部、盐亭追击敌军，于12月29日强渡涪江，解放三台；一路由62军经摩天岭、江油、安县、绵竹，于12月26日占领什邡，28日进至广汉，向成都推进。这样，胡宗南部即陷入我军重重包围之中。经12月25日至27日三天激战，全歼国民党第五兵团，活捉兵团司令李文。

与此同时，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通电起义；接着，国民党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七兵团司令裴昌会、十八兵团司令李振也先后宣布起义。国民党四川省第一区（温江）行政督察专员冯均逸，目睹土崩瓦解的残局，亦率领所属十二个县的县长于12月24日联名通电起义。

进驻中兴接管华阳

1949年12月27日，我们进驻新都。30日参加了成都的入城式之后，我分配去温江地区工作。接到命令后，去到成都盐市口中央银行大楼报到。当时，西北入川工作团委员会已于1949年12月28月决定了由贾启允（书记）、宋文彬（专员）、王俊（组织部长）、葛向明（公安处长）组成中共温江地委。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主任贺龙，副主任王维舟、李井泉）任命贾启允为温江军分区军事代表，率军事代表团进驻温江，实行军管。中共温江地委决定，中共华阳县委由高鸿光（书记）、常胄民（县长）、马维政（公安局长）组成，以军事代表名义，率军事代表团接管华阳县政府及其所属各部，实行军管。

1月2日，我去到成都正府街华阳县政府，县政府早已空无一人。经调查了解，国民党华阳县政府怕蒋介石在成都决战，疏散到外东30里外的中兴场（今华阳镇）去了。并得知国民党华阳县党部离此不远。我去后，只见到一些残破桌凳，乱七八糟，文书档案已被烧毁，满院内一堆一堆纸灰。我以军事代表组名义，将其查封，回来后立即向高鸿光、常胄民同志讲了侦查情况，当天又向贾启允同志作了汇报。

1月3日，以高鸿光同志为首率领由29人组成的军事代表组，乘车到了府河之滨的中兴场（军事代表组名单附后）。县政府迁在五显庙内。五显庙是一座不大的道观，楼上楼下，都供有神象。县长彭述信住在成都没下来，接待我们的是任命不久的徐至魁秘书。我们向他说明身份讲明来意，并讲了我党的政策，叫他把楼上腾出来，我们住楼上。

这样，我们居高临下，以利观察外边的动向，次日（1月4日）布告全县，宣告华阳县人民政府成立。

紧接着我们一方面是向被接管的国民党军、政、警人员讲解《约法八章》，宣传党的有关政策，给他们明确指出起义人员必须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颁发的命令进行整编改造，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民公仆，作好对他们的争取工作。另一方面是向新区人民群众宣传政策，解除顾虑，我们的20多人，组成几个小分队，上街宣传党的政策，安定民心。在宣传中，群众见到我们就围了上来。当初，他们抱着各种各样的心情和复杂、矛盾的情感来看我们和听我们讲话的，我们的同志那种谦和的语言，亲切的态度，在群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应和深远的影响。

为了防止不测，在接管军管期间，我们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县政府、自卫大队、警察中队等处的警卫任务由我们接替直接担任。而最迫切繁重的任务，是改造旧政权遗留下来的军、政、警人员。我们一方面进行艰苦深入的工作，充分发动士兵群众，另一方面对起义军官，给他们指明前途消除障碍，做好争取团结的工作。通过集训、学习、改造，按照党的政策分别情况予以妥善安置和处理。凡是家境困难不愿继续干的，发给路费遣回，愿意留下的，通过审查，给予适当安排。最难处置的问题是警察中队和自卫大队的枪支武器（这两部分有人枪五六百）。必须高度警惕和注意策略。学习期间，我们宣布一律不带武器，所有武器应集中保管，进行登记。经过周密的计划，顺利地把武器集中起来，并采取了防范措施。

国民党的华阳县县长彭述信，参加过特务，联名通电起义

以后，躲在成都家中，接管中不同我们见面，后来我们派人做工作，把他找了回来。其所谓交接，并没有重要的文书档案，拿出来的只是几本官样文章的卷宗，此人心怀疑虑，终于溜之乎也。（编者注：彭述信，湖南湘乡人，曾经担任国民党情报处贵阳情报站长。）

此时，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发出关于征收公粮的指示，明确指出：“成都解放，川西初定，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很多，但最中心而又最重要的就是粮食的供应。迅速的征到粮食就是我们当前最严重的政治任务……。”这一指示，对征粮工作的方针政策，工作方法以及完成任务的时间都作了具体规定。县委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在全县开展征粮和筹集经费的工作，解决部队给养和县上财政开支。当时县委决定，采取由上而下的使用与控制旧保甲人员，由下而上的宣传政策，发动群众，积极参加征粮工作；县、区、乡分别召开农代会，宣传政策，发动群众，为筹建农民协会打个基础，在各县、保组织征粮委员会或评议会，县上成立征粮工作委员会，除县委、政府、部队主要负责人外，还吸收了农民与公正的民主人士参加。

这时川西区党委、温江地委已陆续派来一批军政干部和进步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征粮工作。我们立即组织武工队（也就是征粮队）由南下干部领导，分下各乡宣传政策，发动群众，进行征粮。我们又开办华阳县干部训练班，将各区武工队下乡后推荐上来的一批进步青年学生和农村积极分子进行训练后派回各区充实了武工队。同时区党委派余秋里同志深入华阳县具体指导征粮工作。余秋里同志到华阳后，征粮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正在组织粮食入仓时，由于国民党匪特

的造谣破坏，旧历年前只收到少量粮食，华阳县境内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匪特暴乱，征粮工作被迫中断。

两次平息反革命武装暴乱

正当我们的接管工作取得顺利进展的时候，两次土匪武装暴乱相继发生了。美蒋特务纠合地方反动封建势力，纠集散兵游勇，惯匪流氓，乘我们初来乍到，群众尚未发动起来之际，散布谣言、蛊惑人心，裹胁不明真相群众，举行暴乱。

1950年2月5日，华阳县龙潭寺（隆兴乡，今属成都市金牛区）、石板滩（仁和乡，今属新都县）的恶霸地主、潜伏特务与从大面铺（大面乡，今属成都市龙泉驿区）潜逃去石板滩的国民党胡宗南残部暂八师师长马步修（化名）勾结，进行烧杀抢劫，杀害了我过路人员四十多人，我军派去整编起义部队的解放军一七八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离同志及随行人员在返蓉汇报工作途中，惨遭杀害。与此同时，起义后驻新津花园场的国民党新12军两个军官队、一个步兵连一千余人，新津工兵师的一个营相继发生叛变。局势十分严峻。石板滩暴乱迅速蔓延至温江地区各县。温江等十余县城被围攻，叛匪攻进崇宁县城期间，我人民政府县长段振声同志等军政干部惨遭杀害。在华阳县境内，除了龙潭寺、石板滩外，2月11日在牧马山区以曾炳章为首的叛匪，打到公兴乡（离中兴场仅十多里），占据乡公所，并在此召开牧马山和中兴场一带的国民党乡长会议，阴谋策划攻打华阳县人民政府。曾经公开起义的华阳县自卫大队长王光耀参与策划，并派他以起义人员的身份混入县府，在除夕凌晨从县府内部打响，然后曾炳章从牧马山打下来，周围乡的匪众，围攻接应，里应外合，把

我们吃掉。在中兴场附近，腊月二十九日夜，白家乡张子固派其警察队长，要下韩希哲同志（五区武工队长）的枪，石羊乡（今属成都金牛区）七乡反共联防张则仁、邹善成等几次开会策划攻打中兴场，形势真是千钧一发，万分危急。中和、中兴、苏码头（正兴）等乡的匪特，也是蠢蠢欲动，敌人气焰嚣张，口味不小，公开扬言“不让他们（指南下干部）过大年初一！”气势汹汹，咄咄逼人，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近几天，敌人的动向，我们已有察觉，通过各方侦察和下面反映，县委掌握了大量情况，经过冷静分析，周密考虑，处于敌众我寡力量悬殊，我们地形不熟，群众对我们还不了解，对我极为不利的形势下，县委临危不惧，当机立断，采取果断措施，沉着应付。

首先是发出紧急通知，把各乡征粮队全部调回中兴场，集中人枪，以防不测。全力对付进攻县人民政府之敌。

第二是立即组织县委、县府干部和区武工队、县公安局分别收缴自卫大队和警察中队的枪支弹药，严加控制，以防他们哗变。

第三是森严壁垒严阵以待，那时县委、县府已从五显庙迁到“成庄”。我们的新老干部全部武装起来，作好战斗准备，在成庄大院围墙上凿了射击孔，配备了重机枪、掷弹筒，还在屋顶上架起机枪。中兴场是沿河水陆码头，没有城墙，无险可守，我们就把成庄牢牢控制在手中，人人下定宁死不屈的决心，坚守待援。

第四是消除隐患，当此非常时期，不能不采取非常措施，把通敌有据的危险分子严格控制起来，别看一些顽固分

子，出尔反尔，诡计多端，自以为得计，一旦其阴谋被揭露，到了生死关头，他们也不得不如实招供，把敌人阴谋全部吐露出来。这样，就抢先一步挖出了埋在我们内部的“定时炸弹”。掐断了引向火药桶的导火绳。这是十分关键的一着棋。

记得除夕前一天，我带了几位同志上街察看动静，茶馆里的人都向我们投来异样的目光，好象这些解放军看起来很不顺眼。有人竟公然向我们头上甩传单。我们非常冷静，不予理睬，昂首挺胸，阔步前进。

当时公安局仍在场外沈家书院，那里还有集训的警察中队。高鸿光同志要我把公安局的同志集中到成庄去，我说我们不能离开那里，否则掌握不了社会动态。

除夕夜，我回到书院，再次检查了防卫工作，加强对集训人员的控制，熄灯前，全体集合整队，点名训话，我向他们讲形势，讲前途，要他们安定下来，不要听说外面有些骚动就三心二意。我强调国民党几百万军队都消灭了，这些残余势力，成不了气候，你们既然走上光明大道，就要真心实意，我知道这些当警察的多数人是来找碗饭吃，家庭也很苦，我说，明天大年初一，开早饭前先集合举行团拜，好好过年，他们听了很高兴。很平静。其实，那时外面很紧张，永安乡的肖庆儒匪众已打响了。除夕下午，我军从成都来了一个骑兵连增援，我们让一部份力量封锁了中兴场主要路口，另一部份从琉璃厂到苏码头一线，骑兵昼夜巡逻。当晚，成（都）仁（寿）公路这一段，巡逻骑兵往返奔驰，蹄声得得，尘土飞扬，通宵达旦，敌人摸不透虚实，王光耀没有从内部打响，不敢轻举妄动，骑兵虽少，起了很大的震慑

作用。

面对敌人凶焰，县委十分沉着、镇定，及时地采取了正确的对策和果断的措施，全体新老干部紧密团结，积极行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敌人的恶毒阴谋，终于胎死腹中，未能得逞，敌人的进攻挫败了，我们的新老干部也受到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得到了一次很好的锻炼。

2月11日，当牧马山匪情十分紧急时刻，六十军白军长亲到中兴场指挥剿匪。他听了侦察兵和县公安局的汇报以后，亲自部署进剿，调来三个营兵力，我们配合主力，主动出击，追剿叛匪。主力部队目标是消灭牧马山曾炳章股匪，分两路夹击：高鸿光同志随部队从苏码头攻永安；我随部队从协和攻公兴上天台山；李文林同志随另一个营出击东山窑子坝（太平场镇）。部队连夜行动，规定拂晓发起进攻。这是新区，老百姓长期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土匪又大肆造谣煽动，我们没有群众基础，信息不灵。又加之土匪在暗处，我们在明处，从衣着上分不出谁是土匪，谁是群众，部队下不了手。我们进攻，土匪就跑了，我们一撤，土匪就从林盘里打黑枪。有的战士气得不行，说是打了许多仗从没有打过这样的“窝囊”仗，当我要一名公安战士后撤时，他气极了，端起机枪朝天就是一梭子。即便这样，土匪总算溃散了，我们也大振了军威。部队进了公兴乡场，驻下来进行宣传，发动群众，开展政治攻势。乡公所鸣锣通知，各家各户都要来一个人听军事代表讲话，老百姓到来以后，我们登上大庙戏台，向群众讲“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缴枪支不追究，号召群众起来检举揭发。部队驻下来后，纪律严明，公买公卖，不拿群众一针

一线,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干部们又组织起来,深入群众,进行宣传。其他两路分别进驻永安、太平乡后,也同样深入群众进行发动,开展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尽管当时群众还有顾虑,怕土匪报复,但经过艰苦细致地工作,渐渐就有人前来自首,交出了一些武器,群众也有前来检举揭发的了。

这次进剿,我们没有什么伤亡。可惜地下党员刘则先同志在永安不幸牺牲,确是一个重大损失。县委为此沉痛地向川西区党委作了检讨。

刘则先同志是我们接管华阳后由区党委介绍来的第一个地下党员。从我们短短的接触中,我发现他斗争经验十分丰富,组织能力很强,他是四川富顺人,1930年入党。永安乡(傅家坝)是他爱人的家乡。当时他担任中共仁(寿)华(阳)特委书记。早在1938年地下党遭到破坏以后,他奔赴西安八路办事处,辗转到了延安,进了抗大,后来接受任务回川隐蔽。1949年九十月间,为了迎接大军入川,他在华阳县永安乡一带组织了一支地下游击队,重庆解放后,他就在当地成立了华阳县永安乡解放委员会。对于扑灭牧马山匪患,他向县委建议,要开展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他自告奋勇回永安乡发动群众,争取群众,分化瓦解敌人。县委认为他的意见很好,但是当时对整个局势估计不足,同意了她的要求,派刘章志同志的武工队几个人同他回永安乡,刘则先同志回到永安,正着手开展工作,土匪从山上打下来,叫喊要捉刘则先。刘则先同志先让刘章志带武工队员撤退,正在掩护一些游击队员渡过府河,土匪已经打拢了,刘则先来不及过河,只得在农户中隐蔽下来,土匪挨家挨户搜查,刘则先同志从容赴死,英勇就义,献出了宝贵生命,人民将永远怀念他。

第一次反革命武装暴乱平息后，温江军分区指示华阳县成立剿匪指挥部。县长任指挥，公安局长、警卫营长任副指挥。（以后骑兵团团长也任副指挥）县委书记任政治委员。

川西区党委根据当时形势指示，于3月初将华阳县人民政府迁到中和场，靠近成都，（距成都市区不到十公里）。

4月16日，第二次反革命武装暴乱又起，大面铺（大面乡，今属成都市龙泉驿区）、新店子（新兴乡）的匪众与柏合寺（原为简阳柏合乡，今属龙泉驿区）匪众相勾结。太平等乡匪特再度发动了反革命武装暴乱。他们以烧杀威胁群众，强迫出枪、出人、出粮；他们造谣破坏扰乱社会秩序；他们枪杀群众，嫁祸于解放军，以离间军民关系；他们封锁要道，抢劫我公粮等等。矛头指向中和场，妄图颠覆新生人民政权，新店子恶霸地主吕鼎臣扬言，要打开监狱抢出他的儿子（新兴乡伪乡长）要打开仓库放粮，要吃掉县人民政府。

对付这次暴乱，我们早有充分准备。

首先，我们已经组建了有120多人的公安队。这支武装，以南下干部为骨干，吸收了经过整编的刘则先游击队员和从各武工队推荐来的翻身农民积极分子。队长秦春季（原晋绥军区警卫连长，指导员王子贵（原晋绥军警卫连指导员）。一排长薛春荣（原晋绥军区警二团干部），二排长张英才（十三岁就翻雪山过草地的老红军）三排长宋玉平。你都是很有战斗经验的部队下来的老战士。

温江军分区又下命令华阳县组建独立营，任命李文林为副营长，马廷群为副教导员，由上面派来一批干部和战士都是有战斗经验的同志，部队十分精干。有了自己的武装，还

得有充足的弹药，我们虽然收缴了一批零零散散的杂牌子弹，临阵很不管用，我又从公安厅要回十箱子弹，以备战斗急需。

我们刚迁到中和场，就立即四出察看地形，这里也是府河沿岸一水陆码头。场西紧靠府河，有五岔子大桥通石羊乡，成仁公路穿场而过，北通成都九眼桥，南接中兴场到仁寿，南北场口和西边五岔子桥头，有当年国民党用以对付我们的三座碉堡，东面，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原华阳县职业学校后墙外，一片乱坟坝连接一带开阔田野，一直延至东山丘陵地区，正对太平、平安、万安、柏合、大面、新兴等已发生叛乱乡镇匪徒进攻县府的来路。我们把公安队布置在西北两方，扼守两个碉堡。独立营这时已开到大面乡剿匪，留守部队坚守南面碉堡，监视从中兴场方向进犯之敌，以南下千部为主力，放在东面有利地形，配备了轻重机枪、掷弹筒、迫击炮，把指挥所设在这里。严阵以待。那时，新干部都是没有参加过战斗的，不会使用武器，只有在战斗中练兵，事实证明，他们很勇敢，打得很顽强。

正在紧要关头，余秋里同志来到了中和场。那时，我们已将县境内匪患分布和为首分子的情况，搞得较清楚，并绘制成图。当县委、公安局汇报关于剿匪工作情况时，他对我们能这样清楚地掌握敌情，表示满意。同时指出：对国民党的残余势力，特别是对那些首恶分子不能手软，要打得准，打得狠。凡是有身份，有民愤，罪大恶极的罪犯，只要证据确凿，要在限期内把他们抓起来，不容许他们逍遥法外，继续作恶。县委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及时研究部署，集中力量，统一行动，抓了一批匪首，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事后